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你是我温暖依靠；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你是我永远牵挂。

最爱你的微笑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
◎ 编著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会悄悄滑落；

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寂寞是什么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最爱你的微笑

高建英 主编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校园经典小说选/高建英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05. 11
ISBN 7-204-08159-5

I. 校... II. 高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190 号

封面设计:张娜
责任编辑:乌恩其

校园经典小说选

高建英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2059

呼和浩特市长北印刷厂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98 字数:1300 千字

ISBN 7-204-08159-5/I·1727

全 14 册 定价:417.00 元

(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内容简介

河马低下头说,你,最好不要这样做,这对孩子没有好处。

温情用袖子捂住眼睛,呜呜地痛哭起来。

她断断续续地说,我们的……命,可……真苦啊
.....

河马除了叹息,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

1

河马一直说,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。

学历:无;

工作:无;

家庭:无;

资产:无。

靠什么活着呢?

在地下人行通道弹琴唱歌。

每天能够挣多少钱?

不一定,多则四五十元,少则十来块钱。

有危险吗?

有,被城管抓过三次,罚款理由是乱摆摊子。他说除了装钱的破帽子,哪里有摊子。城管说那就是摊子。他说人家的摊子是摆商品,哪怕是发夹子、胸针这种小商品。城管说他也有商品,就是破嗓子制造出来的噪音。有个讨厌张宇的城管指着河马的鼻子骂,你他妈比张宇哭得还难听。

有,被强盗揍过三次,暴扁理由是招人讨厌。有两次是因为河马在那里唱歌,被他们觉得碍事,不好朝行人下手。他们是靠打闷棍抢劫的那帮人。第三次是因为他躲开到上面的栅栏去唱,他们认为河马向要走地下通道的行人挤眉弄眼,等于通风报信。

现在,河马不敢去那里了。

因为,警察在找他,据说找线索。

因为,强盗在找他,据说要灭口。

河马换了地方,不去地下人行通道,去了艺术学院门口。

河马比以前挣的钱少了,因为学生穷,很少掏腰包的;再说,这些学艺术的学生,肯定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噪音制造者。



天黑了，河马抱着吉他回睡觉的地方——就是四方桥边那三截水泥筒子。

2



四方桥旁边的三截水泥筒子原来就河马一个人住，现在不行了，先是四川来的两口子带个孩子，占了一截，用油布隔开；接着，一个下雨天，安徽的一个寡妇带个孩子挤了进来，他一时好心让她们住在了中间那截，也用油布隔开了，他在外边。遭罪了，她出来进去，都要经过河马的“房间”，他的隐私权完全被剥夺了。

话又说回来，他除了晚上手淫时小心点，别让她看到，也没有其它啥隐私。

过吧，河马心想，踩到我的鸡巴，我都不会急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但是，不要碰坏我的吉他，那才是我的命根子。

话虽然这样说，有一天，他们还是吵起来了。

原因是她那个四五岁的女儿，总是爬到河马这边来乱翻。就算他没有什么资产，常用的东西总是有点，挎包里放着一本歌谱，一条毛巾，还有家用电器——手电筒，都是他用了几年的宝贝，不能任人随便动的。何况那个小屁孩，竟然用他的毛巾擦屁股。扔掉可惜，接着用……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，河马就喝了她一声。



她娘不干了，母老虎似的，扑出来怒骂。

河马想揍她，忍了忍，没有动手——确实，打女人，有点那个。

但是，隔壁的那两口子唯恐天下不乱，过来煽风点火。

当初，他们来的时候，河马是不愿意，没有让他们三口子占到两截，那男的看他人高马大又年轻，没敢太猖狂。现在看到机会来了，就想联合寡妇把他挤走。



这怎么可能。

这三截破水泥筒子，河马已经住了快两年，没有产权，八成拥有居住权了吧。可怜你们两家子超生游击队没地方住，勉强收留了你们，怎么反客为主，撵起他来了。当初，城管的三次罚款，你们分摊一分钱了吗？

简直岂有此理。

河马打人了。

没有打女人。

他把四川小个子男人暴打一顿。

结果呢，小个子男人更矮的女人服软了，赔不是，还要请他吃东西。

河马哼了一声。

他们除了捡破烂，吃的东西都是到餐馆去乞讨的剩饭剩菜，不怕有肝炎吗？

河马离家出走五年了，虽然没有混出个人模狗样，但是，乞讨人家的剩饭菜，是一次也没有干过，因为那不符合他的卫生习惯。

就算一碗拉面，或者一碗酸辣粉，他河马每天也是靠劳动挣的钱下馆子。

请我河马吃剩饭，想什么呢，老实点比啥不强？

从那以后，三截管子都消停了好一阵。

3

河马在艺术学院门口卖唱，认识了一个女孩。

她是四川人，个子不高，胸脯很大。长得很俊，尤其是皮肤，很白很细。可惜，是残疾，小的时候患小儿麻痹，家里穷没钱治病，一条腿残废了。

她拄着一条拐，在学院门口卖盗版光盘。



最爱你的微笑

不过，她只卖工具盘和教学盘，从来不卖黄色光盘。不像河马隔壁那个四川寡妇，专门卖毛片，抱着孩子做掩护，把毛片塞到孩子裤裆里。顶不是东西了。

河马帮助过她一次，是被迫的。

那次，城管来抄摊子，几个小贩都抓住了，她慌忙之间，把一包光盘塞到了河马怀里，因为她知道城管是不查抱吉他唱歌的。

河马因为怕罚款，也跑了。

大概，她担心了一晚上。第二天，河马特别早一点去，见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赶紧把那包约四十张光盘还给她。

她很感动，但是只是看着河马，没有说话。

河马知道她进光盘是一块八的价钱，卖四块，如果被抄了，加上罚款，大概一个月也挣不出来。

他们没有交谈，河马继续唱他的歌儿，她走了，那天没有在那里卖盘，也许是到别的地方去卖了。

晚上，河马回水泥筒子，意外地发现她在离那筒子不远的一棵树下坐着，显然是在等他。

原来，她知道河马住在这里。

他问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她说：“等你。”

他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”

她说：“我早就知道。”

他问：“那你昨天晚上，为什么不来取光盘？”

她说：“我知道你今天会给我带过去的。”

河马沉默了，不知道再说什么好。

她问：“你唱歌应该比我挣得多，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。”

他说：“省钱。”

她问：“合租的房子，一个床位一个月一百块钱，便宜点的也有八十元的。你要是得了病，哪样花钱多呢？”

他说：“我没病。最多感冒，一块五一板二十粒的感冒通，一次四粒，准好。”

轮到她沉默了。



显然,她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。

河马突然想起今晚还没有吃饭,他想她大概也没有吃,于是试探着问道:“我……请你吃东西好吗?”

她并没有客气,点了点头。

河马从兜里掏出了今天挣的所有的钱,数了数,二十二块五毛,决定大方一次,全部花掉。

一旦大方了,就不用考虑兰州拉面和酸辣粉之类,那些东西,吃得他一想就泛酸水,大概她也是。请本煎,母父的的的
炒菜,一大盘宫爆鸡丁,两碗米饭,也就是十二块。又买了二十串羊肉串。靠,就当过年了。

她吃得很香。

最后说:“我今年头一回吃肉。”

河马问:“你一个月挣得了三百元吗?”

她说:“挣得了,有的时候还多。主要是姐姐有病,交了我们两个的床位费,就去掉一半了,省吃俭用,得给她买药。”

河马沉默。

他知道,女孩子更难,想像他这样省钱住水泥筒子都不行,毕竟不安全。再加上她姐姐吃药,她哪里舍得吃饭呢。大概连碗拉面也舍不得买。

如果被抄一次,就更惨了。

河马送她回去,原来不远,租的地下室,十几个人一个大屋子,大部分女孩儿都是附近餐馆的打工妹,她因为残疾,人家不要,只好干卖光盘的营生。

她姐姐,河马也看见了,如其说是她姐姐,倒不如说像她妹妹,比她矮小、单薄,清秀的脸,但是蜡黄,病得很重。

她说不是传染病,否则人家不让住,是肾衰竭,不是几个钱就能治的,现在只是维持。

回到水泥筒子,听着隔壁寡妇的鼾声,河马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他忘记了问她的名字……



4

她叫温柔，第二天，河马问的她。

她姐姐，叫温情。



他们的父母，原本都是乡下小学教员，川北，挺贫困的地区，收入微薄。但是，比种田的农民经济状况好一些，毕竟手里总有活钱。

不幸的是，一场大火，夺去了他们的生命。同遭不幸的，还有学校的二十多个学生。

温柔和温情姐妹，逃出了火海。不过，从那以后，也开始了她们苦难的历程。

温柔的病是小时候耽误了，落了残疾，但是稳定了，不会有什么发展。姐姐就不行了，肾功能一天比一天差，身上瘦得皮包骨，腿却经常浮肿，出现了尿毒症的症状。

河马问温柔打算怎么办？

温柔说换肾，要几十万元，不要说她们孤儿姐妹，就算工薪阶层，谁能换得起呢？

只能换一个，就是温柔将自己的一个肾换给姐姐，测过血型了，相同，而且因为是同胞姐妹，排异反应会小很多，但是，几万元的巨额手术费和手术后长期的透析费用，仍然让她们一筹莫展。



温柔说，姐姐已经自杀过两次，都被她救了下来。

她不能总看住姐姐，得干活挣饭钱。于是想了个办法，说是找企业寻求赞助，这种事情，报纸上总有。姐姐才不闹了。

实际上，温柔说根本没有可能。

她去过妇联，妇联的人很同情她们，甚至发动机关工作人员捐款，帮助她们姐妹，但是，那距离手术的费用，差得太远了。

企业，到传达室就挡住了，她连一个厂长也没有见到过。



这种事情,如今太多,找到一笔数万元的赞助费,其实是十分渺茫的。

虽然,他们认识不久,但是温柔还是很信任河马,悄声告诉她,她省吃俭用,已经攒下了好几千元。

河马想,她们这种状况,能够存下几千元,不知道吃了多少苦。但是,要存到几万元,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河马离家出走,在社会上混了五年,什么苦都吃了,公园、车站、地沟、水泥筒子,哪里没有住过,也不过才积蓄了一万多元。

从捡到的小报上看,说有的乞丐一年能够挣到几万元回乡盖房子,简直是他妈拿老百姓寻开心。

除了偷就是抢,再就是骗,否则一年弄几万元,那中国没有下岗职工了。

还有一条出路是做买卖,得有资金,还得有经验。

对于他们这样的流浪族,那是要命的事情。

说到买卖,温柔的眼里,出现了令人诧异的眼神。

她说她观察河马很久了,断定他是好人,就是不知道肯不肯帮她。

河马想,他的一万多元存款都帮助她,没有问题,就是不够。

这个时候,几年以来,河马第一次想到寻求家庭的帮助。

毕竟,他虽然因为逃学挨打,和父母有了积怨,但是他说自己病得要死了,他们还是会给他钱的。只是,他们不会不明不白的把钱寄给他,势必来到他住的医院看他,才会帮助他啊。

在河马皱着眉头想办法的时候,温柔看出了他的心思,坚决地说:“你不要考虑给我们一分钱,我们不会接受的。”

河马惊讶地看着她,心里想,那怎么办?

天上又不会掉馅饼。

温柔犹豫了半天,又盯着河马看了好一会儿,才慢慢吞吞地说:“艺术学院旁边的蓝梦迪厅,知道吗?”

河马好气又好笑:“当然知道了。”

心里想,那跟你有什么关系,虽然你长得很漂亮,但是你是个残疾人,那里没有你工作的机会呀。



最爱你的微笑

她似乎下了决心似地说：“和我们同屋住的吴媛，不干餐馆了，去迪厅卖摇头丸，发财了，和她男朋友现在租很阔气的房子住。”

傻眼。

河马真的傻眼了。

看上去那么柔弱的她，这时真让他感到有点杀气腾腾的。

俗话说，兔子急了，还会咬人，人到了这个份上，真是没有不敢想的。



河马没有作声。

温柔看着他，轻声问：“害怕了？”

河马点了点头。

温柔说：“可能会坐牢。”大颗的眼泪滴落下来：“而且我坐牢，姐姐就活不下去了。”

她深深叹了口气说：“但是比等死强。”

河马沉默了一会儿，点头答应了。

除了这样，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这个就是现实，他们不会坑蒙拐骗，明知这也是犯法，但是却做出了痛苦的抉择。

他们找到了货源，是吴媛提供的路子，她在那里的名字是“小狐狸”。

在一个昏暗的巷子里，河马和一个精瘦得像猴子一样的男人碰头，路灯黯淡，却奇怪地抚平了他的不安。

坦白说，这家伙闪烁的小眼睛令河马很不舒服，直觉就像猥琐男。



猥琐男从头到脚审视河马一遍：“你是第一次做？”

河马说：“是的，日子被逼得没法过。急了豁出去了，想在这行混点饭吃。”

他说：“小狐狸介绍的我放心，但丑话说在前，到时谁栽了，谁也别抖露谁。”

河马说：“成，大家混饭吃都不容易。”

他说：“你准备拿多少货？”



河马说：“每颗多少钱？”

猥琐男比了个手势。

河马说成，先给我 50 颗。我不敢拿多，没经验。

于是他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

突然远处拉响了警笛声，他们慌忙夺路而逃。

河马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得修长，然后在转角处突然扯断。

拐过转角，河马拼命的跑，一口气穿过七条街。

他上气不接下气，直到身后听不见任何警笛声。

河马用袖子擦擦满头大汗，心想，靠，老子从没这么狼狈过。幸好以前被疯狗追惯了，练出这副好身手。

其实第二天他才知道，当晚在小巷附近有两批人聚殴，警笛声并不是冲他们来的。

这也足够他吓的，河马小心翼翼地揣着怀里的包裹回到水泥筒子。

温柔早就在等他了。

5

迪厅和酒吧，河马以前都进过，当然不是消费，是去应聘。

碰了很多次壁以后，河马明白，那里没有他的工作。

一方面是演唱水平不行，另一方面是没有熟人。

那里都是整个乐队被老板聘用的，按每月多少钱说话，他们都是玩音乐的朋友搞的组合，谁也不认识他，怎么肯分一杯羹给他吃？

不要说他唱得不行，就是好过主唱，他们也不会轻易换人的。

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冒这个风险。

再说，里边还有很多人情面子。



最爱你的微笑

河马曾经给我原先一起玩音乐的几个同学写信，希望他们也来一起搭档干，也许能够找到一间小一点的酒吧，就此干起来。但是回信是令他很失望的，有两个同学高中毕业就考上了大学，另两个虽然没有考上，但也顺利找到了工作，他们不可能抛弃家庭跑到这样远的地方来打拼。

何况是一条前途渺茫的路。

温柔开始在蓝梦迪厅卖摇头丸了，有小狐狸的引荐，那里的混混儿倒也不为难她，交了保护费，就不再管她。



河马本来分工接货的，卖货不用他管，但是他不放心她一个残疾女孩，尤其是她长得很漂亮，在那种地方，鱼龙混杂的，所以也跟着去，反正走后门，不用买票，赠送的一杯可乐，他能喝一晚，决不多花一个钱。

河马总是找个最暗的角落坐着，在能够看到温柔的地方。

另一方面，也注意观察，看看有没有像便衣警察的人进来，好时刻提醒她防备。

随着震耳欲聋的强烈摇滚音乐声和歌手声嘶力竭的干吼声，迪厅里的气氛，每到十二点以后，就达到了高潮。舞池中的饮食男女们，如醉如痴的摇着晃着，如同疯了一般。

这个时候，摇头丸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很多人开始交易，或者吞服，或者放到酒里慢慢饮用。

河马不明白，这里面有什么玄妙，为什么人们需要喝那东西，喝了之后又为什么变得如此疯狂，甚至近乎歇斯底里。但是，温柔不许他尝试，这是先前定下的规矩。

每次河马拿货回来，她都要认真清点，决不允许少一颗。



河马明白，她不会疑心他贪污，主要是怕他沾上。

有一次，猥琐男送了河马一颗，他以为她不会知道的，哪成想小狐狸早就对她有所交待了。

“赠品呢，拿出来。”

她盯着河马问。

河马笑笑说：“差点忘了，单给了一颗。”

“够数量就得赠的，你别以为那小子发什么善心。”



得了，全在人家掌握之中。

温柔开始焦躁不安，嫌赚钱太慢，她打算倒粉儿。

那是风险大利润更大的东西。

河马坚决不干，因为他听说，够50克以上，就是死罪。

河马威胁她要告诉温情，她怕了，这才罢休。

河马也开始盯着她，不让她另找上货人，怕她出圈儿。

其实，卖摇头丸所挣的钱，河马不分利润的，几乎全部存起来，为温情攒手术费，他并不怕出局。

这种近乎玩命似的生活，使河马瘦了不少。

他想，够了手术费用，我们无论如何得离开这个行当，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，早晚是坐牢的下场。

当然，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一些，除了添置必要的衣服，吃得也好了一些，特别是温情的伙食，他们给她做了很大的改善，希望她在动大手术之前，能够养精蓄锐，身体状况好一些。

温柔也要动大手术的，把她两个肾脏中的一个移植给姐姐，但是她仍然很俭省，舍不得自己多吃。

这期间，河马有过一次登台的机会。

那天晚上，主唱的歌手喝醉酒了，倒在了台上，局面开始混乱，不少中学生自告奋勇地轮流上台，胡吼乱喊，不成样子。河马看了看温柔，她那惨白的脸上，露出了一丝微笑。于是，他推开一个几近半裸的近乎疯狂的小姐，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也跳到了台上，抢过了麦克风，开始演唱。

效果当然不一样，虽然他不是什么专业，但是毕竟以此为生，学生们怎么能够弄得过他呢。

接下来，几乎后半夜，都是他在唱。

这个乐队的管事大概是贝司手，他很满意河马的帮忙，散场的时候给了河马一百块钱。

第二天，主唱酒醒了，一切依旧。

人家是朋友，你根本插不进去的。

河马搬出了水泥筒子。

原因很简单，那里乱套了，小个子四川男人和安徽寡妇搞到



了一起。

四川男人更小个子的女人和安徽寡妇每天吵骂不休，河马受不了，只好卷铺盖滚蛋。

说是卷铺盖，其实哪里有铺盖，就是一件破大衣而已。

再就是搭在管子中的木板，没有那个，睡觉会被累死的。

河马拆了，扔了。

温柔帮他到他们那里的物业部问了问，男宿舍满满当当，只有靠厕所的那间，有个空床位，是人家回家探亲了，不知道回不回来，可以先搬进住。再三讨价还价之后，每月七十元，先住下再说。

河马和温柔吵架了。

认识一个月以来，第一次吵架。

她跑到外边给河马买了一床被子，花了一百二十元。

河马说，你他妈疯了。

她说，不能让同宿舍的那些餐厅打工仔看扁了他，连床被子也没有，会受他们欺负的。

这倒好，睡了一宿第二天回来，新被子没有了。

河马就知道肯定被偷。

温柔气的什么似的，也没办法，把她的被子拿来给河马盖。

河马说，你盖什么。

她说，打扫卫生的王姨回家了，铺盖一直存放在她的床下，先凑合用着，等人家回来再说。

再说什么，还给人家，还是没得盖。

只好先这样了。

倒卖摇头丸，本身是违法的事情，这不用说，风险很大就不光是防止被警察抓，上货出货也是要防止被黑，河马一直为温柔担心，怕她被同卖丸子的其他小子欺负，也要防止客人不给钱。

因为你不能闹起来，闹起来谁也没有好果子吃。

但是，别人的丸子被客人拿了，客人走不了，他们有人。

温柔就不行了，客人拿了不认账，硬是不给，就得河马在散场的时候拦着要，装得凶霸霸的，好像黑社会。